那份令我流泪的单恋

　　上中学时，我爱上了班上的一个女同学，我必须承认，我被她迷住了。甚至十多年过去之后，我再次偶遇到她，依然心跳加速鼻尖冒汗。我始终认为并非我少年多情，而是我一直把心中的这份隐秘的情感看得那么纯洁，那么神圣。

　　她是一个来自青岛的女孩儿，清丽脱俗，走到哪里都会叫人眼前一亮，几乎令我不敢仰视，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女孩子。她很喜欢和我说话，我也不知为什么。我那时正青春勃发，满脸的青春痘，被一种自惭形秽的自卑感深深压抑着。

　　那份令我流泪的单恋带着这种自卑、惶惑，还有一种莫名的兴奋，直到初中毕业，她转学走了。目送她飘然逝去的身影，我的心就像幽碧深潭投下的一颗石子，悠然地沉去，沉去。

　　上高中时，我几乎没有一个要好的女同学，因为那个青岛女孩一直牵动着我的思念，她是我心中的维纳斯，我忘不了她。我也曾有过一段失败的恋爱，是人家把我甩了，但丝毫未能给我以伤害。她们怎么可以和我心中的美神相比，世界上的女孩加起来，也未必有她好吧！

　　就这样浑浑噩噩，一直到大学。

　　我是在青岛的火车站再次见到她的。那天，我就要踏上西去的列车，开始我的大学生涯。突然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发现她那亮丽的身影。当时那份令我痴迷的惊喜，真是不能用语言表达。是她，肯定是她！我不顾一切一路狂奔到前面的路口堵她。是她，真的是她啊！

　　她家就住在车站附近。我谎称是第二天的车次，好不容易搞到的车票已经无足轻重了。

　　她的房间纤尘不染，洁净而高雅。最醒目的是，墙上挂了一幅歌星翁倩玉的巨幅相片。她热情地招待我，而我，在她安然的目光里面，恍惚又回到三年以前了。自卑、惶恐，不知所措。我说：“真像！真的像你。”她便抬头看翁倩玉：“真像？真像吗？”然后便是无言的笑。

　　无形的压抑使我找个借口逃似地离开了她的家门。不能平视她的目光，叫我如何表达我心中那份神圣的眷恋？

　　直到我娶妻生子，这个秘密一直深藏于我的心海，对多年来的这份单恋，我百倍呵护，像是怀抱一个初生的婴儿。

　　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知道了她在青岛一家大企业做秘书，就利用一个出差的机会绕路去看她。她还是那么漂亮，那么优雅。裹在长绒大衣里的娇躯和挂在嘴角的浅笑，更是平添了一分成熟女性的风情。但这次她对我却是淡淡的，像是接待公司的一个普通客户。我委婉地约她吃饭，被她礼貌地拒绝了。

　　和这家公司的一个朋友，在一家小酒馆里小坐，沮丧的我很快就醉了。朋友同情地看我，斟酌再三才说：“她当然不会和你出来了，你大概不知道吧，她一直没有结婚，却和我们老总关系非同一般，为这事，老总的老婆都闹到公司来了……”

　　从小酒馆出来时，我清醒多了。此时，夜色已深，悄然降临的一场雪驱尽了城市的一切喧嚣，路上已经没了行人。我信步踱到市中心的广场，空阔的广场只有我孤零零的一个过客，四周一片洁白，天地间只剩下宁静和安详，充满了一种超然的情愫。

　　站在广场中心，我打通了她的电话：“你好吗？”“怎么是你？你还没走？”我无言。我说：“下雪了。”“下雪？下雪怎么了？”“出来看看雪吧！”说完我就扣上了电话。

后来那家公司的老总出事了，她离职嫁给了一个大她十多岁的个体老板，搞服装的。我走进她的服装店时，她正和一个顾客砍价，右手还握着一块啃了一半的“肯德基”。那顾客终于被她宰跑了，她走过来和我寒暄。我送给她一本以翁倩玉作封面的杂志：“随便翻翻吧！上面有我的一篇文章。”“你又搞写作了？你可真能，什么来钱搞什么。”她边说边把鸡块递到左手，右手的拇指一下把翁倩玉印了个满脸油污。

回到家里，妻又上来和我唠叨。妻单位效益不好，这阵子常嚷着跳槽：“我可真去了！那家公司条件真的不错，再说干接待有什么不好，又不干‘三陪’……”我转身不理她，她又上来抱我的脖子：“要不我就辞职下来开店！别人能发大财挣大钱，我们为什么不能？”我粗暴地推开她：“你辞职不干我就休了你！”妻惊愕地看着我，眼泪无声地落下来。我无奈地摇了摇头，伸手摁她的鼻尖，抱她：“好了好了，你不知道我有多么爱你！”

　　突然有种想哭的感觉。